

群众出版社

中国乡官

陈良 著

一部原生态反映乡村政治生活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一出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悬念有突转的政治悲喜剧

以乡村的名义 以当代的名义

为中国480万基层官员真实写照

群众出版社

中国乡官

陈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乡官 / 陈良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4
ISBN 7-5014-3719-X

I. 中…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189 号

中国乡官

著 者: 陈 良
责任编辑: 张小红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1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719-X / I · 156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1

大王乡书记出缺，有心问鼎这把交椅的人四处活动，犹如中原逐鹿，一场争夺战拉开了帷幕

第二章9

新官上任，处处狼烟。暴风雨就要来临。方知要认真做事很难，要做个好官更是难上加难

第三章21

一位农民在乡政府门口引火自焚，因情因爱，还是以死示威抗议？大王乡风雨满楼

第四章37

一个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一个是东奔西走，极力钻营。原来做官也有多种做法

第五章46

岁末年初，杂事繁多，任你纵横捭阖，披肝沥胆，怎一个“钱”字了得！官场太极谁不会打

第六章58

自焚者死意已决，再次自杀。三百群众聚集乡政府，要乡政府给个说法

第七章65

失去土地的农民，死去父亲的孩子，在沉默中爆发。纵有委屈千万，如果能平息群众的愤怒，真想把乡官的乌纱帽当众摔在地上

第八章82

小官场大舞台，谁都想在台上迈着方步走两遭，扯着嗓子吼两声。有的是人去声留，有的是人还在却声已失

第九章93

省委调查组来了！身为法人代表的乡长却悄然失踪，有人是既要江山又要美人，情场官场两相宜

第十章108

双岭峰农民的叫骂声声声刺耳。也有人心怀叵测，趁机拆台

第十一章123

一边是孤儿寡妇肝肠寸断，悲痛欲绝蛮不讲理；一边是人民公仆挨打受骂，血泪齐下无处诉说

第十二章135

自杀死亡者终于火化，何时入土为安？面对更加纷

繁复杂的局面，谁能做到十个指头弹钢琴，个个点到，
键键音响

第十三章143

酒不醉人人自醉，一顿家宴竟然喝得董志康酩酊大
醉，心里话像决堤的河，滔滔不绝地泻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心里

第十四章159

倾心竭力，亡者入土为安。要怎样才能营造一方盛世？
悲天悯人，情何以堪

第十五章170

一边是群众有苦要向党中央诉说，迫切进京；一边是
执行中央政策的基层干部极力阻挠，怕群众进京。绑架案发生了

第十六章199

大王乡书记争夺战烽火重燃。赤裸裸的交易，挖空心思的
算计，谁也没有闲着

第十七章209

捐款藏奥妙，酒里有乾坤，不一样的餐桌对话。群众才是
真心英雄

第十八章221

滚滚红尘，当意念浮动，心中的渴望与焦虑变成与

送礼有关。乡长门口又添血色风波

第十九章231

在这个拜金主义的世界里，还有荷花般高洁，出污泥而不染者吗

第二十章243

省委调查组进驻高山县，卷起千重浪万堆雪，也印证着“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的古训

第二十一章257

猫捉老鼠，扑腾闪跃，不达目的不罢休；老鼠抗拒，藏躲避逃。谁又甘心就擒？大王乡再掀风云

第二十二章267

幸福是一种感觉，快乐源于心境。一个好端端的春节，因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结果就截然相反

第二十三章279

霓虹灯下有阴影，高楼下面有血泪。官场历来就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第二十四章289

省委调查组结论出笼。仍有人做最后一搏

第二十五章299

代理使命行将结束，烽烟渐熄尘埃落定。修身齐家

治国，任重道远

后记：

实话实说陈 良 306

——《中国乡官》创作感言

评论：

让小说创作无愧于我们的伟大时代严昭柱 310

——评长篇小说《中国乡官》

乡镇政治生态的艺术写照曾镇南 318

——读长篇小说《中国乡官》

第一章

▶▶大王乡书记出缺,有心问鼎这把交椅的人四处活动,犹如中原逐鹿,一场争夺战拉开了帷幕

年末岁首,诸事繁杂,本不是调整干部的最佳时机。然而,我们的组织部门却往往在这个时候对干部队伍大动手术。经年累月,有好事者遂编出闲话来,说:“新年到,官帽跳,有人悲来有人笑。笑的莫过头,悲的别太恼,明年岁末打颠倒。”因此,对于官场上混饭吃的人来说,年关既是龙门又是鬼门,福祸难测。

这不,又被这句闲话说中了。大王乡党委书记刘实怀就鲤鱼跃龙门,被提名选举为高山县的县委副书记。

科级升处级,刘实怀倒是兴高采烈地走马上任去了,他留下的职位由谁来顶替的问题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但苦了县委和县委组织部的领导们,也折磨着大王乡有心问鼎书记这把金交椅的人。

据小道消息,最有竞争力的不外乎两个人:一个是大王乡的乡长王长生,一个是大王乡的人大主席李大奎。他们俩都是有根有底的人家:一个在政治上有靠山,一个在经济上有基础,可谓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半斤八两不相上下。按照“朝内有人好做官”的古话,乡长王长生最有把握;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李大奎也不赖。到底鹿死谁手,大家都拭目以待。

大王乡是高山县的工业强乡。

但了解内情的人却不敢苟同。他们心中有杆秤。大王乡的工作表面是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犹如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金碧辉煌，气象万千，而其实质并非如此。他们说，大王乡的各项工作虽然不能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个词来形容，但各项工作都似乱麻一堆，剪不断，理还乱，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与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谁当书记，谁就等于骑上了老虎背，虽然威风八面，但却是骑虎难下；又犹如坐到了火药桶上，不知哪天一觉醒来，伸手一摸，头上那顶煞费苦心搞到手的乌纱帽，早已不翼而飞，了无踪影，而且，十有八九还会惹火烧身，沾染上挣不脱甩不掉的大麻烦。

不过，大王乡的大多数干部是称职的、讨人喜欢的。他们都像绵羊一样温顺、本分、善良，眼睛只盯着自己手头的工作，盯着家中的柴米油盐 and 身边的婆娘儿女，对政治这个东西不感兴趣，更不会逢迎拍马、落井下石和尔虞我诈那套争权夺利的伎俩。他们觉得，这不属于他们一个小老百姓应该关心的范畴，而且也关心不了。有些东西就像动物吐出的二氧化碳，看不见摸不着，不如推车那么直观实在，随时可以搭上一把手，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书记没了，他们仍然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一点担忧和紧张。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当书记，谁当乡长都无所谓，只要每月十号能从会计手里领到自己足额的工资就心满意足了。在他们心目中，领导只是一个符号。有时候，有没有这个符号都无所谓，他们都会如同机器流水线上的操作员，严谨有序，按部就班地工作。可是，有部分人却非也，没有领导，乐得清闲。有的人甚至还“八点上班九点到，不到十点就溜号。”上班也是“上午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下午半打毛线半碗话，关着房门把棋下。”

办公室主任曾少雄感到头痛，觉得到了书记或者乡长应该站出来吆喝一声的时候了。上午十点半，他好不容易在乡长办公室堵住了王长生，问：“王乡长，怎么办？”

王长生系全国首批招聘的乡镇干部，文化高，基础扎实，很有些政治头脑。后来，他又审时度势，与糟糠之妻离婚，娶了县人大主任的女儿后。靠了大树好乘凉。借了岳父大人的庇护，他在仕途上顺得让人眼馋。刘实怀一走，他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按照干部任免惯例，书记走了，乡长理所当然地向上跨半步，接过书记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但他还是有点提心吊胆。官场上的事情，没有什么铁定的规律可言，就跟那六月的天气和婊子的脸差不多，说阴就阴，说阳就阳，一点过门都没有。连煮熟的鸭子都有飞的时候，更何况这还只是他的一相情愿。这几天，他正忙着四处打点，早已无心过问乡政府的事情。他对曾少雄提出的问题有点反感，觉得曾少雄提得真不是时候，皱了一下眉头说：

“组织纪律的问题是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一块归董书记管，你去请示董书记好了。”

董书记大名董志康，今年四十二岁，乡党委副书记，主抓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董志康这个人原则性强，性情急，做事雷厉风行，批评起人来也一点不讲情面。大王乡不少干部都被他批评过。大家是既怕他又敬他。怕他的严厉，喜欢他的率直。他是县委机关下来的干部。在县委办当了五年秘书。他是三十八岁上下来的，先当了两年副乡长，然后才改任乡党委副书记。副书记与副乡长虽然级别一样，但政治待遇迥然不同。在党内，副书记是第二把手，与乡长平起平坐。

曾少雄跨出王长生的办公室，却并没有到董志康办公室去。他知道董志康昨天下村，就住在村上。他朝后瞄了一眼，转身闪进了乡人大主席李大奎的办公室。

他有自己的小九九，现在大幕尚未揭开，谁走马上任，谁马失前蹄，还在两可之间。哪尊菩萨都小瞧不得！

李大奎与王长生一个属兔一个属龙，仅一岁之差。李大奎比王长生大一岁，今年四十一。李大奎是全县最年轻的人大主席。

在现行体制下，人大主席的位置从理论上讲是非常重要的，位列党委之后，政府之前，监督政府工作。但是，在实际权力上，却远远不及政府实在。不过，乡人大主席的级别却不低，正科，与书记、乡长平起平坐，也是大王乡的重量级人物。

李大奎踏上仕途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他是搞企业起家的，至今还兼着大王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大王集团公司是全县有名的民营企业，每年所缴纳的税收，占到了全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有人戏言，大王集团打一个喷嚏，高山县就要感冒三天。因此，李大奎在高山县是响当当的人物。只要李大奎想干的事情，没有干不成的。两年前，他在一次酒宴上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县委书记李爱国：“我给高山县作了这么大的贡献，可不可以赏我一顶乌纱帽戴戴？”李爱国二话没说，当场表态：“没问题！明天我和几个副书记碰一下头，后天就安排组织部派人下来考察。你这不是先例，好办得很！”李大奎就这样混了一个正科。虽然他是乡人大主席，但他的工作还是以企业为主。县委破例在大王乡增设了一位人大副主席，专门从事乡人大具体工作。

由于大王集团公司的总部离大王乡政府不远，李大奎干脆把自己的总裁办搬到了乡政府，与自己的人大主席办公室合署办公。于是，他成了头顶两片天，脚踏两只船，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于干部队伍来说，他是商人，民营企业家，扑腾于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于商人来说，他是国家干部，人民的公仆，大王乡的核心领导。在他心目中，两块牌子都是响当当地，都可以遮天蔽日，都可以呼风唤雨。他惬意极了，把这两块牌子当着两只不锈钢球，精巧娴熟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变着花样地使用，为他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曾少雄进来时，他正在打电话。他朝侧面的沙发努努嘴，示意曾少雄先坐。

曾少雄是科班出身的，虽然圆滑，但心气挺高。他从心底瞧不起李大奎这个满身是铜臭味的人大主席，但又莫奈其何。现实

就是如此。“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他也很明智，恨归恨怨归怨，在表面上，对李大奎还是尊敬有加的。不过，他除了工作以外，平时很少跨进李大奎的办公室，即使来，也仅仅是象征性地站一站便托口走掉。由于今天有所企图，他便放下了清高的架子，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很顺从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似乎有重要事情，非要向李大奎汇报不可。

李大奎对着话筒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一丁点表情。从神态上，曾少雄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气愤，或者介于二者之间。曾少雄静静地抽着王长生给他的那支烟，思忖着如何启齿。烟灰在手上一点点地延长，烟雾在头顶一圈圈地增厚。大约过了五分钟，李大奎还捏着电话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嗯”两声，没有撒手的意思。曾少雄暗自思量，李大奎可能在打什么重要电话，自己在这里蹲着不是个事。他便把烟头摁灭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起身欲走。李大奎见状，忙伸出左手向下压了压，以示他坐下。曾少雄见李大奎的态度非常诚恳，只好把刚抬起的屁股又放回原处。

正在这时，曾少雄的手机响了。他掏出一看，是乡长王长生打来的。王长生告诉他，刚才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傅明来电话，叫通知全体党政领导下午两点半开会，县委组织部分管干部的副部长吴宏伟要来宣布大王乡的代理书记人选。他关上手机，李大奎的电话也打完了，正毫无表情地盯着他，让他感到心跳加快，脊梁骨发麻。

“少雄，过来坐。你有什么事吗？”李大奎指了指自己对面那张椅子，很亲切地招呼着。

曾少雄站了起来，边走边把组织部下午要来宣布代理书记的事告诉了李大奎。坐到李大奎对面后，他又压低嗓音，流露出一副非常关切的表情道：“李主席，您怎么还在办公室里坐着？王乡长可跑得欢着呢！你还是应该去跑跑才对！”

“跑什么？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李大奎不愠不火，意思非常含糊，不知是在说他自己还是在说王长生。

“李主席，我不是吹捧您，王乡长是靠拽着夫人的裙带起来的，他怎么能和您比。您是实干家，是凭真本事一步一步地干起来的。我觉得，大王乡的党委书记非您莫属，您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那么大的一个企业都管得好，还管不好一个小小的乡政府？我们都支持您！”曾少雄一脸的虔诚，十二分的忠心。

李大奎仿佛对曾少雄的话题不感兴趣，脸上没见一丝云彩跑过。几秒钟后，他才慢慢悠悠地开了口：“少雄，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当了三年了吧？也应该动动了。你说是吗？当然，你不愿意也可以继续当。当办公室主任也好，大大小小也算是个人物。”

李大奎的话云遮雾罩。曾少雄还没明白过来，又听李大奎说道：“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县委李书记都十分欣赏你的文章，前途无量。你去通知人吧，别误了下午的会。”

曾少雄说了声“谢谢”，便晕乎乎地走出了李大奎办公室。他没搞明白李大奎究竟要暗示他什么。不过，他隐隐地觉得，这不是坏事。

李大奎心计过人，善于察言观色。他清楚曾少雄造访的目的。他还清楚乡政府很多干部都瞧不起他。因此，他对乡干部也没有什么好感，看乡干部们的眼神也总是怪怪地，夹杂着几许怀疑，几许蔑视。他内心有一个愿望，非常强烈，总想逮着机会证明一下，证明他李大奎不但是一个精明的企业家，而且也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不但能治理好一个企业，而且也能治理好一个乡。刘实怀的高升，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暗下决心，要抓住它！

下午两点半。党委会议室。

按照组织部的要求，大王乡所有的党政领导都到齐了。大家围坐在圆桌周围，等待吴部长讲话。党委副书记董志康也急匆匆

地从村上赶了回来，办公室都还没来得及进，一脸的汗水。大家都悄无声息地坐着，各怀心事，都在揣度代理书记是谁。

代理书记是当书记的第一步。照理说，乡党委书记调离后，县委应该直接下任命文件，任命某某某为大王乡党委书记。那县委为什么不这样做，而要多此一举呢？内行人都明白，这“代理”二字背后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县委还没有考虑成熟，对此人的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尚存质疑，先叫其主持一段时间的工作试一试。行，就上；不行，就另行委派。对此，你本人也无话可说。代理代理，可叫你理，也可叫你不理呀！二是县委已有合适人选，但人选太多，争执不下，与其硬裁伤和气，还不如缓一缓，谁也不上，以静制动，让时间来帮忙解决问题。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背后都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些欲意问鼎的人便是故事的主角。

王长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时地用眼角瞄瞄吴部长，瞄瞄李大奎。他心里像十五只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中午，岳父大人来电话告诫他要沉住气，只要不是李大奎代理书记，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并安慰他说：“我这个人大主任不是白当的！”

李大奎还是那副表情，绷着个脸，就像阴冷的天空，除了灰蒙蒙的阴霾，什么也没有。他已经知道代理书记是董志康，而不是王长生。李爱国书记在一个小时前打电话告诉了他。现在，对于谁来担任大王乡党委书记，县委几个领导的意见很不统一。对他和王长生是一半对一半。李书记是偏向他的，但也不好硬砍。于是，便决定采纳县长张良明的意见，先找一个人代一代，主持一段时间的工作。李书记说：“岁末年初，千头万绪，没有人理事是不行的，要出大问题。检验一个领导有无水平，这是最佳时期。年关年关，领导难堪。这个时候，让你来主持工作也不太合适，稍有不慎，便给人留下话柄。过了正月十五，县委就会正式确定下来由谁来做大王乡的党委书记。”李大奎算算，今天离正

月十五，还有四十六天时间，没问题，慢慢做工作。火到猪头烂，水到船扬帆。在高山县，迄今为止，还没有我李大奎搞不定的事情。

李大奎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要和王长生决一雌雄，不把这个书记弄到手，绝不罢休。至于今后工作如何干，他自己有无能力驾驭好大王乡这条风波浪里的巨轮，并不重要。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要上这个台阶和不能输这个面子。

吴部长宣布代理书记人选后，除了李大奎，在座的人都不知其理，众皆愕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整个会场，悄无声息。大家都在心里直嘀咕：“这怎么可能呢？早就传疯了，不是王长生就是李大奎吗？怎么黑松林里冒出个李逵来了！看来董志康的水深得，平时那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神情完全是装腔作势，糊弄大家的。这个人太假了！”

董志康更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也惊讶得不知所措，大张着嘴，两眼盯着吴部长，傻愣愣地坐在那里，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落到自己头上呢？在县委办混了这么多年，官场上的道道自己或多或少还是知道一点点的。下来几年了，除了开会与领导见见面外，连领导的门朝东朝西自己都搞不清楚，更未送过一分一毫的礼。这无缘无故的……吴部长是不是喝醉了酒，给搞错了？

董志康惶恐不安，一脸疑惑。

吴部长见大家都傻愣着，听不见一句祝贺的话，甚至连稀稀拉拉的掌声都没有响起，倍感奇怪，责问道：“你们怎么了？没听清楚？”目光利剑般划过众人的脸庞后，板着脸又说：“没听清楚，我再重复一遍：经县委研究决定，董志康同志代理大王乡党委书记，主持大王乡全面工作！”

第二章

▶▶新官上任，处处狼烟。

暴风雨就要来临。

方知要认真做事很难，要做个好官更是难上加难

董志康辗转难寐，在床上翻了一晚上的烧饼。早晨六点，他便摸索着穿上衣服，翻身爬起来。妻子曹竹君被惊醒，揉着惺忪的睡眼嘟囔：“你在瞎琢磨啥，一夜没睡踏实，今天又起早？”

曹竹君是县医院的护士，昨晚上中班。下半夜回家时，董志康正斜靠在床上看书。董志康见曹竹君很疲惫的样子，便什么也没说，向里边挪了挪，躺下了。昨晚，他本来想叫曹竹君帮着分析分析，白天发生的事情太蹊跷了。谁都知道王长生与李大奎争得厉害，没想到，书记这顶帽子竟然落到了自己头上。真是不可思议！

曹竹君听完董志康的感叹后，觉得董志康有点多虑了，便宽慰他说：“管它的，想那么多干啥？叫你干你就干。县委用你是对你的信任，相信你能干得好。把心放下来，踏踏实实地去干吧，别辜负了组织对你的信任！”曹竹君边说边穿衣服，也爬了起来。她知道，丈夫此时需要她的关怀。她要好好弄一顿早餐给丈夫吃。这是结婚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她知道丈夫这个人能力强，品性好，但就是有点清高，有点固执，与人不大好相处，有时还有点多疑。每当这个时候，只要自己给他打打气，宽慰宽慰